

James Baldwin

詹姆斯·鲍德温 著

杜光菊 译

假如 比尔街 可以作证

If Beale Street
Could Talk

上海译文出版社

假如 比尔街 可以作证

If Beale Street
Could Talk

James Baldwin

[美] 詹姆斯·鲍德温 著

杜先菊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假如比尔街可以作证/(美)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著;
杜先菊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10

书名原文:If Beale Street Could Talk

ISBN 978-7-5327-8121-8

I. ①假… II. ①詹… ②杜…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72120 号

James Baldwin

If Beale Street Could Talk

Copyright © 1974 by James Baldwin. Copyrights renew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9, Archipel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James Baldwin Estat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19-191 号

假如比尔街可以作证

[美]詹姆斯·鲍德温 著 杜先菊 译

特约策划/彭伦 责任编辑/徐珏 装帧设计/封面插画/马岱姝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101,000

2019 年 10 月第 1 版 201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8,000 册

ISBN 978-7-5327-8121-8/I·4995

定价:49.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2-57751097

黑人青年雕塑家范尼和十九岁的姑娘蒂希相爱，立下山盟海誓。然而范尼无辜遭受强奸指控而入狱。怀有身孕的蒂希、他们的家人和律师要赶在孩子出生之前，找到范尼无辜的证据，让他获得自由。

面对不确定的未来，这对年轻的恋人在依恋、绝望和希望中沉浮。在这个交织着激情与悲伤、仿佛有蓝调音乐在背景中回荡的爱情故事中，詹姆斯·鲍德温深刻地塑造了两个如此生动可信的人物，他们的形象已经成为美国灵魂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詹姆斯·鲍德温 (1924—1987), 美国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 生于纽约哈莱姆区, 童年坎坷, 生父有毒瘾问题, 后母亲嫁给牧师大卫·鲍德温, 又生育八个孩子。一九三八年, 受其严苛的继父的影响, 十四岁的鲍德温成为了哈莱姆地区的一名牧师。十七岁时, 鲍德温决定脱离教会。

一九四八年, 对美国的种族现实极度失望的鲍德温选择移居法国。一九五三年, 鲍德温出版带有自传色彩的处女作小说《向苍天呼吁》。此后的三十年里, 他陆续出版《土生子札记》《乔瓦尼的房间》《另一个国度》《下一次将是烈火》《告诉我火车开走多久了》《假如比尔街可以作证》等二十多部作品。

一九五七年, 鲍德温回到美国, 投入当时如火如荼的黑人解放运动。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 鲍德温因肺癌在法国南部去世。

《诺顿美国黑人文学选集》如是评价鲍德温: “以优美的艺术性, 通过将自己个人经历中最隐秘的部分和国家及世界命运中最广泛的问题结合起来, 刺透了美国种族意识中的历史性障碍。”

特约策划: 彭伦

责任编辑: 徐珏

装帧设计/封面插画: 马岱姝

献给 若兰

玛丽，玛丽，
你给那个漂亮的婴儿
取了什么名字？

目 录

第一部 为我的灵魂担忧·····	1
第二部 锡安·····	211
译后记·····	240

第一部

为我的灵魂担忧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我受洗时的名字叫克莱门汀，所以如果大伙儿管我叫克莱门，想想看，就算是叫我克莱门汀，应该也可以，因为这毕竟是我的名字。但他们都不这么叫我。大伙儿都管我叫蒂希。我觉得这样也行。我累了，我开始想，说不定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有道理。是这样的：如果没有道理，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不过这个想法实在是很可怕。有了这样的想法，肯定是因为遇到麻烦了——而且是遇到了没有道理的麻烦。

今天，我去看范尼。范尼也不是他的名字，他受洗的时候名字叫阿朗佐——人们要是管他叫朗尼，说不定还说得过去。但是，不，我们一直叫他范尼。他全名叫阿朗佐·亨特。我生下来就认识他，我也希望我一直和他相知到老。但是，我只是在要告诉他什么特别严重的坏消息时，才管他叫阿朗佐。

今天，我说：“阿朗佐？”

然后他就看着我，带着那种警觉的表情，每次我喊他的大名，他都是这个表情。

他在坐牢。我们就在这里，我坐在一面大墙前的长凳上，他也坐在一面大墙前的长凳上。我们面对面，中间是一道玻璃墙。隔着墙听不清对面人说的话，于是你们俩都有一只小电话。你得通过电话说话。我不知道人为什么在电话上说话时都低着头，但他们总是低着头。你得记着，说话的时候，要抬头看着和你说话的那个人。

我现在记住了，因为他在坐牢，我爱他的眼睛，每次我看见他，都担心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于是，我一到那里就拿起电话，握着电话，一直抬头看着他。

然后，我说“阿朗佐？”的时候，他低下头去，然后他又抬起头来，他笑了，握着电话，等待着。

我祈盼，任何人，凝望着他们挚爱的任何人时，中间不要隔着一道玻璃。

我本来想那么说的，说出来却全然不是那么回事。我本来想若无其事地说出来，这样他就不会太难过，这样他就会明白，我说的时候，心里并没有任何责怪他的意思。

是这样的：我了解他。他很骄傲，他也爱操心，仔细

寻思一下，我也知道，这是他蹲监狱的主要原因，不过这一点他不知道。他已经操心过度了，我不想让他为我操心。实际上，我必须告诉他一件事，而我压根儿就不想告诉他。但是，我知道我必须告诉他。他必须知道。

我还想，等他不那么操心的时候，当他晚上独自躺着的时候，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当他处在自己最深邃之处的时候，或许，想起这件事，他会高兴起来。这对他可能会有好处。

我说：“阿朗佐，我们有孩子了。”

我看着他。我知道我在微笑。他的脸看着像是在水中飞速下沉。我摸不着他。我多么想抚摸他。我又笑了，我握着电话的手湿透了，有一个刹那，我根本就看不见他，我摇摇头，我的脸湿润了，我说：“我很高兴。我很高兴。你别担心。我很高兴。”

但他现在离我那么遥远，孤零零一个人。我等着他回过神来。我可以看见这个念头闪过他的脸：我的孩子？我知道他会想到这个。我不是说他会怀疑我，但男人会这么想。他在那里独自一人、离我而去的那几秒钟之内，这个孩子是世界上唯一真实的东西，比监狱更加真实，比我更加真实。

我应该早点说出来：我们没有结婚。这件事对他更要紧，对我来说没那么要紧，但我理解他的感觉。我们本来是要结婚的，但他进监狱了。

范尼二十二岁。我十九岁。

他问了我一个荒唐的问题：“你肯定？”

“不。我不肯定。我说这个纯粹是搅和你的脑子。”

他乐了。他乐了，因为这下子他回过神了。

“咱们怎么办？”他问我——就像个小男孩一样。

“哦，我们总不能把他淹死。所以，我想我们得把他养大。”

范尼仰起头来，大笑起来，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然后，我就觉得，第一步，我一直最担惊受怕的部分，应该没事了。

“你告诉弗兰克了吗？”他问我。

弗兰克是他爸爸。

我说：“还没呢。”

“你跟你父母说了？”

“还没呢。不过你不用担心他们。我只是想先告诉你。”

“啊，”他说，“我也觉得这么做更合适。一个孩子。”

他看着我，然后低下头来。“你怎么办呢，真的？”

“我该干吗还干吗。我要一直上班，上到最后一个月。然后，妈妈和姐姐会照顾我，你不用担心。而且，不管怎么说，那时候你早该出来了。”

“你敢肯定？”他微笑着问。

“当然了。我敢肯定。我一直坚信这一点。”

我知道他怎么想，但我不能让我自己也那样想——现在不行，看着他的时候不行。我必须语气坚定。

范尼后面出来一个人，他该走了。范尼笑着，举起拳头，他总是举起拳头，我也举起我的拳头，他站起来了。在这里看见他，看见他有那么高，我总是有点吃惊。当然，他瘦了，瘦了之后也显得更高了。

他转过身，走出门去，门在他后面关上了。

我觉得头晕。我一整天没有吃什么东西，天色也晚了。

我走出门来，穿过那些我越来越痛恨的又长又宽的楼道，这些楼道比撒哈拉沙漠还要宽阔。撒哈拉沙漠从来不是空旷的；这些楼道也从来不会空旷。如果你穿越撒哈拉沙漠，如果你倒下了，秃鹫闻到了你的死亡，觉得你要死了，会渐渐过来绕着你飞。它们飞得越来越低，它们等候着。它们知道，什么时候灵魂不能回来了，肉体就准备就绪了。穷人总是在穿越撒哈拉沙漠。律师、担保人和整个

人群都绕着穷人飞，跟秃鹫一模一样。当然，他们也并不比穷人富裕多少，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变成了秃鹫、食腐动物、无耻的垃圾拾荒人，我这里说的也包括黑人。从多方面看，黑人更糟糕。凭良心说，我真该觉得羞耻。但是，我得好好想想，我现在想，说不定我不用觉得羞耻。我不知道，为了把范尼救出监狱，我还能有什么不能做的事情。在那里，我从来没有碰到过别的羞耻，除了我这样的羞耻，除了那些辛勤劳作、称我为闺女的黑人老妇的羞耻，还有那些骄傲的波多黎各人的羞耻，他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比如说，和他们交谈的人都不会说西班牙语，他们只是因为他们亲爱的人进了监狱而感到羞耻。但是他们不该感到羞耻。那些主管这些监狱的人才应该觉得羞耻。

我一点也不为范尼感到羞耻。恰恰相反，我为他自豪。他是一条汉子。看看他是怎样承担这一切荒唐事的，你就知道他是一条汉子。我承认，我有时候感到害怕，因为没有人能够永远承受他们强加在我们身上的种种摧残。然而，你总得想个法子从一天捱到下一天。如果你想得太远，哪怕你只是试图往长远处想一想，你根本就没法活下去了。

我有时候坐地铁回家，有时候坐公共汽车。今天，我坐了公共汽车，因为坐公共汽车花的时间稍微长一些，我

心里有很多事情要想清楚。

遇上麻烦事，对人的头脑会产生奇怪的影响。我不知道能不能说清这件事。你就这样度过一些日子，你好像能够听见人说话，你好像也在和他们说话，你好像是在做着该做的事情，或者，至少你的活儿是干完了。但是，你一个人也看不见，一个人也听不见。如果谁问你，你那天干什么了，你还要想一想才能回答。与此同时，就是在这样一天——这一点真是很难解释——你看见的人，又和你从前所看到的完全不同。他们像刀片一样熠熠闪光。可能你看他们的方式，和你出事之前看他们的方式有所不同。可能你在琢磨他们是怎么回事，但琢磨的方式有所不同，于是他们就变得有些陌生。可能你害怕、麻木了，因为你再也知道，如果你碰到什么事情，是不是能够指望什么人帮忙。

而且，即使他们想帮忙，他们又能做得了什么？我不能跟公共汽车上的人说，喂，范尼出事了，他进监狱了——你能想象，如果他们听我亲口告诉他们，我爱一个蹲监狱的人——我知道他从来没有犯过什么罪，他是个美好的人，请帮帮他——你能想象，这辆公共汽车上的人会对我说什么吗？你能想象，这辆公共汽车上的人会说什么